

正續藏經

藏經

PDG

藏經書院版

正續藏經

第 141 冊

中國撰述

史傳部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已續藏經。——臺一版。——臺北市：新文豐，[民82
-]

冊；公分

ISBN 957-17-0665-5 (一套：精裝)

—— ISBN 957-17-1251-5 (第一四一冊：精裝)

I. 藏經

221.08

82000521

所有



版權

發行所及

新文豐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高

本

編輯者藏經書院

新編
已續藏經

全一五二冊
第一四一冊

精裝一冊基價一五·五五元正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台一版三刷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七·三〇八八六二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台北郵政特種掛號：四一五二九三·三四一五二九
登記證：郵政特種掛號：三三六四三·四一四九
台政撥：局版政臺業字第四〇六四九
郵政撥：三五六八〇七六·三〇二三八七〇

22090200 (精：一套)

22090341 (精：第一四一冊)

佛尼牟迦釋師本無南



卍

續藏

經

第一四一冊目錄

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卍續藏經會編印

中國撰述 史傳部

五燈全書百二十卷之內自四十四至百〇二卷

清超永編輯

0001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紹永 編輯 進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煥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五世

龍門遠禪師法嗣

溫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大慈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曰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寮師理前話眼曰閉言語師於言下大悟宋政和末出世和之天寧屢遷名利紹興間奉詔開山屬蕩能仁時具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視筭舊住僧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為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座示衆曰愛聞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屬蕩山傑關危樓

渾不見谿邊亦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植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江心 上堂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觀洗脚上床眠歷劫來事祇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入方寸深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湖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 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當堂頭戴天脚踏地你諸人祇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墮直須意不停元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放嘉州打大像陝府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曰久旱鶯頭句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 上堂見見之

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祇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師曰。一度著蛇。敵怕見。斷井索。問燕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鴈銜蘆。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烏龜。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駭計都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打鼓弄胡。猴鼓破。胡猴走。高宗紹興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茶

毗曰。送者均獲設利。奉靈骨塔于鼓山。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出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僧冲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爲甚麼却被蛇敵。師卽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益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曰。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至寂寥。住後上堂。少林面壁。懷藏東土。西天歐旱。陸堂充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華。非艷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淡飯。延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那之張氏子。上堂。一向恁麼去。直得凡聖路絕。水泄不通。鐵蛇鑽不入。鐵鎚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土面。帶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爲馬。非唯孤負先聖。亦乃埋沒己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底是芍藥花開。菩薩面。櫻欄葉散。夜叉頭。上堂。諸

方浩浩談元。每日撞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說。勘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顧脚下。若參差那。鄴學。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象縱橫。信手拈來。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攜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鏡。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拈起。袂僧鼻孔。穿開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爲你重說偈言。大衆莫教孤負。孟春猶寒。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瓜牙已露。日出窟後。如何。師曰。龍頭蛇尾。日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正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關黎有許多工夫。隆興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九試經。得度。誓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參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

作麼。生師曰。淵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卽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宋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誇虎出遊。儒釋望塵而拜。住後。上堂。張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睡。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爲君斷。切忌兩眼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毗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庵門下。檢點將來。祇得一撮子。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大衆。臨筵。請師舉唱。師豎起拂子。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床。一下。後示寂。塔于香原洞。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
英得度參佛眼聞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出世
住南明遷薦福末領烏巨上堂會即便會玉本無
礙若言不會確贅生華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
花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參上堂雲籠獄
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
石梁忽然大悟石洞頓爾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
石僧點頭諸人總在這裏瞌睡笑殺陝府鐵牛上
堂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臨濟三元雲門三句洞山五位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南明恁麼道還免得遣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
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
有和雪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上堂通身是
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概用不到處說有餘
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用說
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議西峰在你脚底
到國清請上堂句亦刻意亦剝絕毫絕處如山如

獄句亦到意亦到如山如獄處絕毫絕處忽若抄通
一線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到俱不到直得三句外絕
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領
蓋同途不同轍相將攜手上高臺上堂舉趙州示
衆曰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
月且行者擊鼓長老陞堂你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曰響師曰雲
門答這僧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以當平生上
堂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性義
大都須是觸醜乾示衆舉瓊先輩問僧禪以何爲
義衆下語皆不契瓊自代曰以謗爲義師曰三世諸
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
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
無談元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峰謗得親師示疾門
弟子教授汪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
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
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
更服跣趺而逝闍維五色設利烟所至處曇然齒舌

不壞塔于寺之西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眼普
 說學傳大士心王銘曰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
 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
 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
 水冷冷遊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晴眼笑而
 可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
 排落林黃葉推水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聲情
 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
 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賣弄得恁麼窮
 乞相山僧祇向他道却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
 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
 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
 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衆
 染緣易就淨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
 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
 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為衆一似為己彼此事辦不見
 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

解脫上堂鷄啼曉月狗吹枯椿只可默會難入思
 量看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元黃撫城尺
 六狀紙元來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
 三更月到窗上堂風吹茆茨屋脊漏雨打闌黎眼
 睛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這裏低頭立時紹燈上座聞之有
省後住裝因病示衆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
之廣教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窗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
 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為山僧指出病源
 衆下語皆不契師自拈掌一下作嘔吐聲又曰好箇
 木枕头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笠獨行後示寂闍
 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于寺西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丘胡氏子依護國瑞祝髮
 登具徧參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
 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
 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
 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為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廚門望
 見聖僧契所未證即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
 師詣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為汝說

法住後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裏有無俱遣。得失兩亡。直待十方世界三世諸佛。總不可得現前。諸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披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雲居。又且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擲下拄杖曰。大衆也。須識取。

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爲名儒。幼從三聖。澄爲苾芻。具滿分戒。遊成都。依大慈秀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爲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確。淵奧。聲譽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牧二字授之。宋高宗紹興己巳。歸宗虛席。那侯以禮請。堅臥不應。實文李公懋嘗問道於師。同屬官強之。乃就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

之卓拄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衆曰。作麼生。若也擬議。賢上座。謾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尙。瞋他秘魔殿主。擊箇叉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摺成。麩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舉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闍老子知得。乃曰。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在我手裏。祇向他道。闍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床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真機。學人上來。請師開示。師曰。耳朵在甚麼處。曰。一句分明。該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麼生。曰。台星照臨。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眼睛。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事報本。蘊圓顯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鬪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卽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

住後下堂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釘

椿搖鱗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勸破了大悲院裏

有村齋 上堂淨五眼湧金春色晚得五力吹落碧

桃花唯證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

十萬家 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

僧若見便與一摑且道是憎耶是愛耶近來經界稍

嚴不許詭名挾佃 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得去

少林隻履無藏處十五日已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

雨露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

多 上堂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

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爲一

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擊出 上

堂華開隴上柳綻提邊黃鶯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

公之句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覓漚已

是眼中著屑孽開胸曰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

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

今日事作麼生好箇迷逢達磨不知誰解承當 僧

問如何是佛師乃鳴指三下 問語默涉離微如何

◆是時

通不犯師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祇如風穴

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作麼生師

曰說這箇不啻啾漢作麼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花

鋪地日遲遲師曰你向甚麼處見風穴曰眼裏耳裏

絕瀟灑師曰料掉無交涉 問蓮花未出水是如何

師曰未過冬至莫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夏

至莫道熱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不要

錯舉 問如何是佛師曰無柴猛燒火曰如何是法

師曰貧做富裝裹曰如何是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

日日如何是和尙栗棘蓬師曰不答此話曰爲甚麼

不答師大笑曰吞不進吐不出 問如何是一喝如

金剛王寶劔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

如踞地師曰虛空笑點頭曰如何是一喝如探

竿影草師曰石人拍手笑呵呵曰如何是一喝不作

一喝用師曰布袋裏猪頭曰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

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秤

錘隨聲便鳴 佛眼忌拈香龍門和尙闌提潦倒不

信佛法滅除禪道拶破毗盧向上關貓兒洗面自道

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搥胸空懊惱。遂搖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垂問曰。猫兒無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懺懺。洛陽峰畔乖張皮髓。傳成話。霸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褫子奔湊。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蓐。又卓一下。顧大眾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跌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僊人山。

潭州方廣深禪師。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徧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間。羣蛙忽鳴。誤聽為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

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蟇啼。蝦蟇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元奧。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比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罔措。師喝一喝而終。

温州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蒼帚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肚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佛眼遠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拈公背曰。好。公於是契入宋高宗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憲。就明慶開堂。慧下座。

公挽之曰。和尚嘗言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呆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陞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應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你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江西見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大悟。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囉囉。婆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嚙嚙。婆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囉囉。嚙嚙。婆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公後知卮州。所至宴晦。無倦骨。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腦到床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紹興癸酉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

日。今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間。降塔望闕。肅拜。請漕使攝印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屬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案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先是建炎後。名山巨刹。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己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用祝君壽。以康兆民。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錄頌古行於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月庵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奚仲造車。一百幅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領下金鈴。驚羣動衆。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讚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拂子曰。眨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鱉。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

堂喫茶去。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為甚麼？却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祇如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師曰：賊以賊為驗，曰：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師曰：闍黎無分。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驗盡當行家。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麼。生師曰：風吹日炙，曰：瀉山呵呵大笑。師曰：波斯讀梵字，曰：道吾推倒泥裏瀉山，不管此意。又且如何。師曰：有理不用高聲。曰：羅山道吾是撮馬糞。漢又作麼。生師曰：多口阿師。曰：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師曰：仰面哭蒼天。僧禮拜。師曰：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乾坤無異色。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徧界有清香。

大隨靜禪師法嗣

東川合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續傳燈有合州立處

雖然可據會元作台州者此世為石工，雖不識字，志

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

灑寺中，令取崖石，師手不釋錘鑿，而誦經不輟。口隨

見而語曰：今日碎磕明日碎磕，死生到來作甚折合。

師愕然釋其器，設禮願，問究竟法。因隨至方丈，隨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錘，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忻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烟塵空。索索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為石工，故有回石頭之稱。有頌曰：石頭和尚咬嚼不入，打破虛空。露些子跡，既歸釣魚山。建護國禪林，化導彌著。上堂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為，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場。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不如老漢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嘗自鑿石二十四片為龜一

日別衆自入掩門而逝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爲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焉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厮兒師珍重便行 出住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麵倉儲無顆粒崖爲伴泉爲匹颯颯清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 嘗謂衆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元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床子受得天

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怎麼田地祇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闍老子未放你在問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末是根基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祇是他奴 僧問放行五位卽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鐵錘全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恁麼則南巖門下土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點 問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過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合州魯氏子上堂舉揚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衆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

便答似則也。似是即未是。若甚麼祇作箇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祇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纒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定枯椿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為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峰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

●山下伏失
二十字
一第二

更在青山外。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這箇說話。是家常茶飯。須知禪僧家別有奇特處。始得。且道。禪僧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虛危室壁地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一上下四維無等匹。且道。禪僧得一時如何要見客從何處來。閒持經卷倚松立。浴佛上堂舉藥山。彭州土溪智陀子言。庵主綿州人。初至大隨。閒舉石頭和尚示衆偈。饒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為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庵全。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寥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床眠。

劔門南修道者。淳厚之士。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養坐次。養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澗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莫將尙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謁南堂。靜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